

# 千秋 下

梦溪石 | 作品

晋江大神梦溪石诚意力作，网站积分过4.7亿的超人气作品。

于晏无师，家国天下，千秋霸业都敌不过一个人。

那个拥有世间至温柔力量的男人——沈峤。

『绝代双骄』

后最富魅力双男主

千秋之后 谁能不朽



124258  
2527  
2

# 千秋 · 下

梦溪石

作品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千秋：全二册 / 梦溪石著. —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6.10 (2016.12重印)  
ISBN 978-7-5354-8892-3

I. ①千… II. ①梦…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19841号

# 千秋：全二册

梦溪石 著

选题产品策划生产机构 |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选题策划 | 金丽红 黎波 安波舜

项目策划 | 王瑞暄 责任编辑 | 景文 封面绘图 | 画措


助理编辑 | 苏漫 装帧设计 | 郭璐 媒体运营 | 刘冲

内文制作 | 张景莹 责任印制 | 张志杰 法律顾问 | 张艳萍

总发行 |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电话 | 010-58678881 传真 | 010-58677346

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6号时间国际大厦A座1905室 邮编 | 100028

出版 |  长江文艺出版

地址 | 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湖北出版文化城B座9-11楼 邮编 | 430070

印刷 | 北京正合鼎业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开本 | 710毫米 × 1000毫米 1/16 印张 | 5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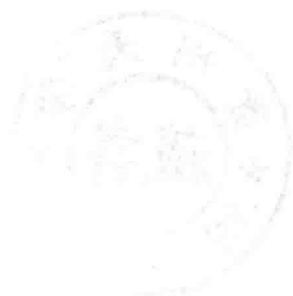
版次 | 2016年10月第1版 印次 | 2016年12月第3次印刷

字数 | 926千字

定价 | 59.80元(全二册)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010-58678881)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选题产品策划生产机构联系调换)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www.cjxinshiji.com](http://www.cjxinshiji.com)  
出品

# 目 录

## CONTENTS

第六十六章	001	第八十三章	094
第六十七章	008	第八十四章	101
第六十八章	013	第八十五章	109
第六十九章	018	第八十六章	117
第七十章	023	第八十七章	121
第七十一章	029	第八十八章	126
第七十二章	034	第八十九章	131
第七十三章	039	第九十章	139
第七十四章	046	第九十一章	144
第七十五章	052	第九十二章	149
第七十六章	058	第九十三章	157
第七十七章	063	第九十四章	163
第七十八章	068	第九十五章	169
第七十九章	074	第九十六章	174
第八十章	079	第九十七章	179
第八十一章	084	第九十八章	184
第八十二章	089	第九十九章	190

第一百章	195	第一百一十九章	303
第一百〇一章	201	第一百二十章	311
第一百〇二章	208	第一百二十一章	318
第一百〇三章	213	第一百二十二章	326
第一百〇四章	222	第一百二十三章	332
第一百〇五章	228	第一百二十四章	338
第一百〇六章	234	第一百二十五章	343
第一百〇七章	239	第一百二十六章	346
第一百〇八章	243	第一百二十七章	353
第一百〇九章	247	第一百二十八章	359
第一百一十章	252	番外一	371
第一百一十一章	258	番外二	386
第一百一十二章	264	番外三	391
第一百一十三章	270	番外四	397
第一百一十四章	275	番外五	402
第一百一十五章	280	番外六	407
第一百一十六章	285	番外七	411
第一百一十七章	291	番外八	414
第一百一十八章	296	独家番外	419

## 第六十六章

陈恭死死盯住晏无师：“晏宗主有办法？”

晏无师：“你们与那些猿猴搏斗的时候，应该早就注意到了，它们的指甲锋利带毒，所以一旦挠到身上，伤口就会红肿发痒。”

他的声音不疾不徐，显然并没有受到陈恭中毒的影响，反而透着一股事不关己的悠闲。

“那样锋利的爪子，必然要时时磨砺，这里可供选择的岩石不多，这些猿猴守护着的玉髓就成为最佳的选择，它们时时将爪子在上面磨拭，却没有因此染上剧毒，那是因为方圆一里之内，剧毒之物必然有相克之物，就像这古城里的蜘蛛和猿猴一般。”

慕容沁听出其中关键：“晏宗主的意思是，主公这毒有解药？”

陈恭却灵光一闪：“玉苾蓉！是不是玉苾蓉！快，你们去看看那附近有没有玉苾蓉？！”

慕容沁等人忙跑到崖边四处察看，果然发现了玉苾蓉。

“主公，果然有玉苾蓉！”慕容迅欣喜道。

沈峤忍不住看了晏无师一眼，后者双手拢袖，半身隐在阴影中，显然没打算吱声。

陈恭大喜过望：“快拿过来！”

慕容沁叔侄将那几株玉苾蓉悉数斩断带过来，陈恭看也不看一眼，囫囵吞枣就往嘴里塞。

但奇迹并没有发生，一刻钟之后，他的右手依旧疼痛难忍，青紫色甚至逐渐加深，已经从手肘往上蔓延，快要达到肩膀了。

陈恭脸色青白交加，几乎也要与手臂相映生辉了。

晏无师这才慢慢道：“玉苾蓉的确是解毒之物，但它的枝叶无用，唯一能解

毒的是它的果实。那些猿猴一代代也正是服用了果实，才不惧玉髓和蜘蛛的剧毒，得以生存在此处。这里既然是姁羌的祭台，这些猿猴说不定是当年姁羌人训练用来看守玉髓的，你们瞧见那只猿猴首领了吗，它已经渐渐演化出人脸轮廓，可见心智狡猾非同一般。”

这一段话本是饶富趣味，可惜说的人一板一眼，平淡无波。

陈恭哪里还有心情听他细说这些猿猴的来历，若换了平日，只怕早就勃然大怒，让慕容沁将人拿下了，可这时命门被人捏在手里，他只得忍气吞声：“看来晏宗主已经将那些果实都摘下来了？不知你想要从我这里得到什么。只要我能办到，悉听尊便，还将玉苾蓉的果实给我。”

晏无师：“你知道我要什么。”

他偏偏就不明说。

陈恭了解沈峤，他知道对方是君子，君子欺之以方，所以在与沈峤交锋的时候，他屡屡占了上风，但对晏无师却不能这么做，此人任意妄为之名早已人所共知，谁也没法用常理来揣度推断。陈恭知道他没死这个消息在这里也根本没法作为把柄威胁，反倒是对方手握玉苾蓉果实，眼下就成了他的救命稻草。

“晏宗主若不明说，我怎么知道？”他还想垂死挣扎一下。

晏无师冷冷道：“你猜我能不能在你的狗妄动之前将果实毁掉？你若肯冒险，我也不介意试一试。”

此言一出，慕容迅虽怒上心头，却也只能停下原本打算向他那边靠拢的动作。

陈恭咬牙：“你要的是太阿剑里面的东西？”

晏无师不语。

陈恭无计可施，只得用另一只手将藏在怀里的帛片掏出来递给晏无师。

“玉苾蓉呢？”

晏无师接过帛片，不知从哪儿摸出一枚果实抛过去。

陈恭心有不甘，忍不住问：“你早就料到我来这里的目的，所以特意赶在我们之前，以果实来威胁我？”

兴许是拿到帛片之后心情不错，晏无师终于大发慈悲解答了他的疑问：“太阿剑为陈郡谢家之物，剑柄本来就是中空的，但因所铸钢铁极为罕见，坚硬异常，若要在剑柄中藏东西，就只能以天外奇石强力先将剑破开，再花大力气重新铸造。此剑遗失之后再无踪迹，直到吐谷浑王城重现。”

陈恭吃下玉苾蓉果实之后，终于感觉身体不那么难受了。等待毒素消退的过



程有点漫长，他只能借由说话来转移注意力。

“所以你一看到我拿着这把剑，就知道它已经被重新拆开又锻造过了，而且因为我直奔嵯羌来寻找玉髓，你也能猜到我是为了破开这把剑，拿出里面的东西，因此提前将玉苾蓉的果实都扔掉，自己留下几枚，好等着我中毒的时候要挟我交出东西！”

陈恭恍然大悟，忍不住讥讽道：“晏宗主就算受了重伤，这份心机算计，同样也让人望尘莫及啊！”

慕容迅更是怒斥：“卑鄙无耻！坐享其成！”

晏无师冷笑一声，不屑与他们打嘴仗。

慕容沁身形微闪，直接跃身上前，想要将他拿下，不料沈峤却忽然出手，横剑当前，将他拦住。

两人交手数招，慕容沁发现自己竟从沈峤身上占不到半分便宜，不由暗暗吃惊。

这个在出云寺里还手无缚鸡之力的瞎子，短短一年时间，竟已恢复如斯，令人不敢小觑。

就在沈峤这一挡的间隙，晏无师已经闪身没入黑暗之中，慕容迅惊呼“他不见了”，所有人都循声望去。

萨鲲鹏扑上前察看，果然搜寻不到晏无师的踪影。

“主公，这里好像有个机关，但拉下来也没有动静！”他喊道。

“必是他在另一边控制住了！”慕容迅愤愤道。

身后便是断龙石，且不说这有千斤万斤之重的断龙石截断了他们的退路，就算断龙石能重新升起，石头另一边也有猿猴首领和毒蜘蛛在等着他们。众人不是打不过，只是那需要耗费太多精力，想想那些无孔不入的蜘蛛，每个人都打心里发毛。

前方就是悬崖，悬崖下面则是成片的晶簇玉髓，美则美矣，可又不能当饭吃，这些东西还有剧毒，看过陈恭方才的惨状之后，再没有一个人会对这片红玉髓起贪婪之心而自找麻烦。

也就是说，他们眼下被困在这里，前后无路，出不去了。

“沈峤，你现在满意了？！”慕容迅一腔邪火发不出去，冲着沈峤吼道。

沈峤闭目养神，根本不接茬。

陈恭沉声道：“你们先四下找找有没有其他出路，晏无师能从这里出去，我们一定也能。”

趁着慕容沁等三人找出路的时候，他望向沈峤：“沈道长，恕我直言，晏无师先前被五大高手围攻，业已受了重伤，此行你本来可以不必带着他，却因为我一句这里可能有玉苕蓉的话，还是将他带了进来，这番恩德，莫说放在朋友身上，就是对陌生人，都足够令人感激涕零了。可现在他拿到了玉苕蓉，连带我的帛片，非但没有将你一并带走，反而把你丢下，独自离开，你不觉得冤，我都替你不平。”

沈峤淡淡道：“如果我施恩望报，你现在欠了我多少，又该回报我几次？当年在破庙里，若不是我出手，你如何能打得过那帮地痞流氓？后来在出云寺，若没有我，你早已死在慕容沁手下，又如何还能像现在这样对他们颐指气使？可你回报了什么？是带着穆提婆来找我，还是以殷娜祖父要挟我与你一道下媯羌古城？”

陈恭语塞，满腔挑拨的话登时说不出口。

沈峤：“你我本不是同路人，从前不是，往后也不会是。”

陈恭原有两分心虚，听了这话，反倒有气，冷笑道：“你倒是清高无比，可你倒落得什么好处了？我有今日一切，全是我自己努力所得，又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不妨告诉你吧，我生来就有过目不忘、过耳不忘的本事。上回在出云寺，虽然当时我还识字不多，却硬生生将你念的都记下来了，在场那么多高手，谁又会想到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竟然能做到他们做不到的事情？穆提婆凶狠残暴，被他宠爱的人都不超过一个月，许多更是下场凄惨，我却凭着自己的能力让他将我推荐给齐主，这才是我真正的进身之阶。”

慕容沁等人固然被陈恭收服，但听他说起自己当人变宠的经历，依旧不免有些尴尬。陈恭自己却并未觉得，侃侃而谈，面色自若。

“得到齐国皇帝的宠爱，并不是我的最终目的，这世上没有一个男人愿意以色侍人，哪怕他在床帏之间是主动的那一方。借着齐主的宠爱，我让他找来教书先生教我读书识字，我很明白，像我这样的出身，永远不可能得到那些世家大族的认同，但我不需要他们认同，天地间能够驾驭人心的利器无非两样，一是书，二是剑。所以我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认最多的字，读最多的书，而我做到了。”

“沈峤，你以为慕容沁他们投奔我是为了什么，单单是为了荣华富贵吗？你错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齐国注定衰亡，而他们知道一旦齐国兵败如山倒，就会树倒猢狲散，跟着齐主是没有前程的，还不如跟着我，至少我不会像齐主和齐国大多数王公贵族那样，根本没有自知之明。”

“而你呢，沈峤，你固然清高，你也固然是个君子。老实说，我很敬佩你，

因为我永远也不可能做到像你这样，以德报怨，无怨无悔。像你这样的君子，在这个世道根本活不下去，只会被人啃得连骨头都不剩，就像现在，你被晏无师背叛了一次又一次，最终却要与我这个‘敌人’一起坐在这里等死，这不是很可笑的事情吗？”

沈峤静默不语，一直等到他说完，方才慢慢道：“陈恭，打从认识你起，我就知道你与你家乡其他人都不一样。你聪明，精力旺盛，有野心，对自己对别人都足够狠，生在这个乱世，你有成为枭雄的能力。所以你攀上穆提婆这棵大树，又通过穆提婆受到齐主的宠爱，这些都是你的能力，我不会因此看低你。你之所以总觉得我清高，是因为你内心深处尚未良心泯灭，你也知道自己的做法并不妥当，所以才会上意识与我比较，在意我的看法。若不然，各人各有道，你只管往前走就是了，又何必停下来看别人？”

陈恭半晌无言，良久忽然笑出声：“不错，你说得不错！多谢你，为我解开一个心结和疑问，自此之后，我必能更上一层楼。”

沈峤淡道：“那就恭喜你了。”

他重新闭上眼，背靠冷冰冰的石壁，放任自己身心彻底沉入黑暗之中。

早在晏无师将他交给桑景行的那一刻开始，他就已经学会不再抱有期待了，因为不再期待，就不会失望，更不会绝望。所以方才晏无师舍他而去，独自离开，在他看来，即使一开始有些意外，可很快这一丝意外也变得平淡无奇。

对方本来就是这样一个，即便性情大变，本质的凉薄自私却不会因此而少半分。

许多事情，从来不是付出了，就一定会得到回报。

自己早已习惯，如何还会难过失望？

慕容沁等人四下搜寻，渐渐也觉得无望。他们身上虽然还带着干粮，可就算武功高手的日常需求远比常人来得少，这点干粮能够维持很久，但总不可能一辈子都待在这里不出去，再说此处位于地底深处，不见天日，气息窒闷，就算他们没有饿死，迟早也会被闷死。

这时萨鲲鹏提议道：“不如属下去悬崖下面找找，也许有其他新的出路？”

陈恭思忖片刻：“也好，下面虽然有玉髓，可也不是没法落脚，你小心一些，不要碰到那些玉髓就可以了。”

萨鲲鹏答应下来，慕容迅年轻气盛，久坐发闷，也起身与他一道下去。

众人方才多多少少都被猿猴抓伤，伤口发痒红肿，但并无大碍，因为这是外伤，

不必吃玉苡蓉果实，从玉苡蓉根部挤点汁水出来涂抹在伤口上也能消炎止痒。

陈恭让慕容沁也跟着下去帮忙搜寻，然后问沈峤：“若能出去，你有何打算？”

沈峤缓缓睁开眼睛，黑暗之中，谁也看不见他眼中的迷茫。

按照时辰和脚程来算，晏无师现在想必已经快要离开这里，回到地面上了，以他的能力，就算现在暂时没法与佛门儒门正面对抗，也能很快联系上浣月宗的人，不至于让自己陷入危险的境地。换言之，就算没有自己，对方也能过得很好。

沈峤忽然想起一件事：“你方才拿到的是《朱阳策》其中一份残卷吧？”

陈恭：“不错。”

沈峤：“此物与其他残卷相比，是否有何特殊之处？”

陈恭沉默一会儿，道：“你对《朱阳策》了解有多少？”

沈峤：“《朱阳策》共有五卷，融合了儒释道三家所长，乃陶弘景毕生心血。”

陈恭：“你也曾看过其他一两卷，有何感想？”

沈峤：“的确是天下第一武学奇书，令人受益匪浅。”

陈恭：“看来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朱阳策》的确一共有五卷，也的确融汇儒释道三家之长，但那只是其余四卷的内容。另外还有一卷，常年流落在外，不知其踪迹，据说里头记载的，与魔门武功有关。”

沈峤微微一愣，但仔细想想，又觉得陈恭这些话不乏合理之处。

晏无师从前曾多次尝试过将《朱阳策》真气化为己用，甚至不惜拿沈峤来尝试，屡屡想要激发出他的潜力，但事实证明他的武功根基在魔心，与沈峤的道心根本不相容，《朱阳策》于他而言，其实如同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若《朱阳策》仅仅记载了儒释道的武功，晏无师根本不会对沈峤说出“已经有办法弥补破绽”这样的话，以他的本事，更有可能早已推断出太阿剑里藏着《朱阳策》残卷，而这一卷《朱阳策》，恰恰就是他所需要的。

推出前因后果，来龙去脉，沈峤缓缓吐出一口气，神色中隐现疲乏，只觉得忽然有些累。

只是他的声音依旧是平静的：“原来如此，陶弘景果然学究天人，难怪魔门中人也一直想要《朱阳策》，看来他们所要的，就是这帛片了。你同样心心念念要得到它，是否因为你现在在练魔门的功夫？你加入了合欢宗？”

陈恭：“笑话，以我现在的身份地位，何必还要加入合欢宗供人驱遣？反倒是合欢宗的人需要我为他们提供种种便利，所以我们之间不过是一场两相得利的交易与合作。”

然而说太多也没用，事实就是他们现在依旧被困在这里出不去。

慕容沁等人在下面转了一圈，无功而返，大家都有些丧气。陈恭也不再开口了，趁机打坐养精蓄锐，顺便将方才在帛片上匆匆一扫记下来的内容再记一遍，争取化为己用。

他从来就不是一个坐以待毙的人，即使在这样的环境里，他也会尽可能为自己创造有利的环境，所以陈恭才能在乱世之中从一个一文不名的市井布衣走到今日，连慕容沁这样的齐国宫廷第一高手，都甘愿被他差遣，听他命令。

时间不知过了多久，石壁上忽然生出一声动静，原本昏昏欲睡的众人都蓦地睁开眼，纷纷循声望去，却见一道身影出现在原先晏无师消失的地方。

慕容迅最先反应过来，他一蹦三尺高，提着剑就要冲过去：“晏无师？！”

这三个字念出来，俱是咬牙切齿，深恨无比。

## 第六十七章

然而晏无师只一句话就让他生生顿住身形。

“外面有岔路，如果离了我，你们就出不去了。”

“三郎！”陈恭喝住慕容迅。

后者不甘不愿地收兵，退回陈恭身后。

陈恭拱手，表现得很是客气：“多谢晏宗主去而复返，我等甚是感激，晏宗主若愿为我们指一条明路出去，我愿将方才的帛片拱手相让，再不提索要二字。”

晏无师看了他一眼，什么也没说，转身朝来路走去。

慕容沁转头问陈恭：“主公，跟是不跟？”

陈恭点点头：“我在前头，你们跟在我后面。”

慕容沁：“主公！”

陈恭笑了一下：“别废话了，跟上！”

慕容沁和慕容迅等人都有些感动，没再多说，大步跟在后面。

陈恭能够收服慕容沁等人，自然不是无缘无故的。一个毫无背景家底的穷小子，即便一跃成为最受齐主宠爱的人，也无法令慕容沁这样心高气傲的高手甘心情愿在他麾下。事实上方才沈峤已经一语道破玄机了，陈恭天分极高，过目不忘、过耳不忘使得他没与《朱阳策》这份机缘错身而过，而他自己又足够努力，不因成为齐主宠臣而满足，所作所为，的确也有成为枭雄领袖的潜力。

再往深一层说，像慕容沁这等出生前朝燕国皇室的人，若非有一身武功在，放在新朝早就失势。他们并非传承世家，皇帝也不会给他们太大的权力，他们所能选择的的就是当权贵鹰犬，连齐国的普通贵族都能瞧不起他们。这种情况下，陈恭给了他们一种新的选择，又以自己的表现折服他们，他们自然愿意改投明主，对陈恭效忠。

沈峤固然不了解其中详细内情，但他好歹也算入世这么长时间，在晏无师的

熏陶下，多多少少对局势人心有所了解，陈恭能够在短短时间内爬到高位，收服人心，的确算是非常厉害。换作晏无师，即使他明白那些人心道理，但因为他的性情生来狂傲肆意，未必能像陈恭这样能屈能伸。

这是一条完全在山里凿出来的通道，陈恭身上还有火折子，点亮之后，一路上都可以看见两旁安置了烛台，但因为整座古城下陷坍塌，也许当时也引发了部分山石塌陷，中间有些地方被上面塌下来的巨石挡住去路，只剩下一条狭窄的缝隙，众人需要搬开那些石头之后，再小心翼翼地挤过去。

慕容迅有些不放心：“这条路没有蜘蛛了吧？”

慕容沁道：“那些蜘蛛身上有股陈腐臭味，这里没闻到，应该是没蜘蛛出没的。”

正说话间，前面倏然一分为二，出现两条岔路。

众人停下脚步，俱都看着晏无师的背影。

后者道：“走左边。”

慕容迅狐疑：“且慢！你怎么知道要走左边？”

晏无师：“我刚走过右边，有蜘蛛。”

慕容迅：“我们凭什么信你？而且你碰到蜘蛛如何能全身而退？”

晏无师不再理他，继续往前走。

慕容沁按住慕容迅，低声道：“他有玉苕蓉。”

是了，玉苕蓉能解蜘蛛的毒素，应该也能让蜘蛛近不了他的身，慕容迅恍然大悟。

但既然如此，晏无师为什么还要折返回来带他们出去呢，总不成是良心发现吧？

堂堂浣月宗宗主有这良心，说出去别说旁人信，连慕容迅自己都不相信。

通道一直是缓慢向上的坡度，这说明他们正往地面上走。众人嘴里没说，心中都渐渐相信了晏无师的话，直到又走了一段路，出现下一个分岔路口。

这次有三个分岔口。

晏无师停住脚步：“方才我只走到这里就回头了。”

意思是他也不知道接下来要选哪个岔口。

但众人也明白了，他们原先最开始进来时，并非通过正常路径，所以现在等于是重走一遍王城内部通道。这些岔路里头通往各个方向，就相当于中原皇宫，其中必然有一些通往不同宫殿，也有通向王城的，通往王城的那条路才是真正的出路，选了其余的，多走些弯路也就罢了，怕就怕到时候又遇上蜘蛛和猿群，吃

不了兜着走。

陈恭问晏无师：“若是你的话，你会选哪一条路？”

晏无师没说话。

一直沉默的沈峤忽然开口：“既然都不知道，就在此地做个记号，随便找一条便是了，左右凭的都是运气，若选错了，只能怪自己运气不佳。”

陈恭：“也好。”

他捡起一块石头，在石壁上划了几道痕迹。

这个动作不由得让沈峤多看了两眼。

他虽然知道对方现在武功不错，但先前忙着与猿群搏斗，也没多少工夫去观察，眼下这一笔一画明显是灌注了真气的，白痕入壁三分，可见火候。

划好痕迹，陈恭道：“不如先走中间的，也许这里才是通向外面的。”

众人自然没有意见。

慕容迅见晏无师一动不动，不由问：“你怎么不走了？”

晏无师：“这段路，我没走过，我不带路。”

他说话有种细微的停顿感，旁人没有察觉，沈峤却注意到了。

慕容迅冷笑：“谁知道这趟路你到底有没有走过，现在你不先走，焉知是不是在半途设了什么埋伏等我们？”

若换了从前，给慕容迅一百个胆子，他也未必敢对晏无师如此说话。但人就是这样，当看见别人打败他，而且看见他落魄的样子时，心中对这人的定位也会一落千丈，以至于产生自己也能打败他，此人不值一提的感觉。

晏无师没有接话，因为他直接出手了。

慕容迅就站在旁边，对方的动作太快，他根本来不及抽剑，脖子就已经被狠狠拧住，整个人被按在石壁上！

慕容沁一掌拍向晏无师，却被轻飘飘一把剑鞘挡下。

沈峤淡淡道：“尚未脱离危险，诸位就要自相残杀了吗？”

慕容迅抓向晏无师，但还未等他抬手，晏无师就松开了他，退到沈峤身后。

陈恭喝道：“都住手！”

他对慕容迅道：“晏宗主原本不必去而复返来找我们，但他既然肯这么做，我们反倒是要多谢他，以后你不得无礼。”

他又朝晏无师拱了拱手：“我代三郎向晏宗主赔罪，既然中间这条路是我选的，就由我走前头吧！”



说罢拿着火折子便往前走。

虽然表现出一马当先的勇气，但陈恭一步一步，走得异常小心，稍微有点不对就停下来察看半天。

但也许真是上天眷顾，他们这一次竟然赌对了，一路畅通无阻，直到出了通道，穿过王城，回到他们原先掉下来的地方。

从这里再找出口上去，对普通人来说也许很难，但陈恭等人只需要轻功纵身跃上，再以兵器固定住身形，一步步攀爬上去即可。

重见天日的那一瞬间，所有人差点没被猛烈的阳光刺瞎，但同时任何一个在地底待了三天险些丧命的人，都会觉得这阳光太过珍贵。

沈峤用布巾蒙住眼睛，避免眼睛受到突如其来的猛烈刺激而失明，过了片刻，等眼睛稍稍觉得适应了，才慢慢将布巾挪开。他发现晏无师就在自己身后，对方的布巾不知何时已经被弄丢了，只能用手遮挡双目，一面又贴着沈峤，似乎怕他跑了，这动作莫名透着点儿傻气。

陈恭问：“不知沈道长与晏宗主以后有何打算，我们回齐国的话也得经过长安，两位若是不嫌弃，我可以送你们一程，也免得晏宗主身份曝光之后，引来不必要的麻烦。”

他此行本为打开太阿剑取出帛片，眼下明知帛片就在晏无师那里，却提也不提，显然是已经记住了内容，但他这番话并不仅仅是向沈峤示好，表现自己大度，还在向沈峤和晏无师说明自己无意透露晏无师的行踪。

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如今的陈恭，的确是不能用旧日眼光来衡量了。

沈峤看了晏无师一眼：“多谢好意，我另有去处，至于晏宗主，还是由他自己做主的好。”

晏无师：“我跟着你。”

陈恭不以为意地一笑：“也罢，那就此别过，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天下不大不小，总还有相见之日，希望下回见面时，晏宗主已经恢复如初，沈道长也能重新执掌玄都山了。”

沈峤不置可否，拱手：“不送。”

他们想要离开吐谷浑，必然得循着原来的路，去那个小镇上歇脚买马，然后才能回吐谷浑王城，再由此离去，但陈恭与他们本来就是两路人，沈峤还有许多事想问晏无师，就不打算与他们同行。

目送三人离去，在细沙上留下深一脚浅一脚的印记，随后一阵风吹过，这些